



少年史地叢書

加拿大小史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Beatrice Homo 著
滕柱譯

少年史
叢書

加拿大
小史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加拿大小史

目次

第一章	起初發現加拿大的人	一
第二章	撒姆耳得占勃連——新法蘭西的父	一五
第三章	法人在阿卡第的故事	二八
第四章	耶穌會友在加拿大的故事	四一
第五章	法皇直接管理下之加拿大	五二
第六章	五十年間新法蘭西和英國殖民區間的衝突	六五
第七章	新法蘭西的喪失	八〇
第八章	英屬加拿大初年的歷史	九六
第九章	加拿大的強大	一〇八

加拿大小史

第一章 起初發現加拿大的人

加拿大現在的疆域，已是東鄰大西洋，西接太平洋了；然在昔日，牠祇是聖羅倫斯河上一個小省治而已。加拿大這名字，是印第安人取的，牠的取義，也不過是一個村落的意思。

加拿大的歷史，起始於一四九二年，哥倫布氏發現美洲的時候。然在故事裏，已有提到遠在西歷紀元後一千年時，紐芬蘭島（Newfoundland）和諾法斯科細亞（Nova Scotia）已被發現於那些從家鄉格林蘭（Greenland）出發探險的北方人（Norseman）了。埃斯蘭人（Icelanders）有兩個歌謠，留傳至今，是頌揚這些北方人的英武的事蹟的；但這種冒險事業，都祇屬於神話時代罷了。真實可靠的歷史，直到哥倫布氏，開通了由歐洲去到西方的道路以

後，方始起頭。

西班牙因有哥倫布爲先導，得與西印度和中美各處通商，日漸殷富。英人呢，卻於其時，把他們的注意，移向這新近纔發現的新大陸的北方。英國是第一個涉足於加拿大的，然在當初，她又何嘗夢想到加拿大一地，後來會成功不列顛帝國裏，這麼一個重要的部份呢。當初有個從威尼斯 (Venice) 來的意大利水手，名叫約翰喀波特的 (John Cabot)，求見英皇亨利第七 (Henry VII)，要求英皇賜他一個允許，他好用英皇的名義去發見些新的地方。喀波特也曾這樣請求過西班牙王和葡萄牙王的，但這兩國的君王，已經得到了許多新發明的土地，事務已够忙了，就沒有餘暇來幫助他。至於亨利第七，眼見得光榮和財富，驟雨一般落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手裏，不覺眼熱，也想從中得到一分，所以說很高興把特許權，賜給這勇敢的水手和他的兒子瑟擺士梯安 (Sebastian)。但他這個人，行事過於小心，志向又復卑鄙，所

以除此之外，什麼也沒有給他們；所以那次遠征的用費，全得由他們自己去預備呀。

喀波特父子二人，在一四九七年的春天，從布里斯它爾（Bristol）開始航行，發見了紐芬蘭和拉布拉達的海岸。次年，他們重又首途，順著海岸，從拉布拉達荒涼的岸際，一直下去，來到南卡羅來納（South Carolina），尋得一片空闊的大海在北邊。他們是很希望這海能够把他們引領到契丹（Cathay）和東方的丁香羣島（Spice Island）裏去的。十六世紀裏，具有冒險性的人，鑒於繞過非洲，方能來到印度和中國，道路長而且險，就極想尋獲一條新的捷徑，所以這丁香羣島，便是他們所最爲注意的了。各種階級的人民，都極熱烈的注意到這件事情。國君們熱中的是獲取新地，加入版圖；商人們熱中的是，開闢新場，推廣貿易；水手們熱中的是，尋求發見的快樂；僧侶們熱中的是，爲基督教多得些信徒。

英國並沒隨著喀波特的發見，努力營謀；在十六世紀的末葉以前，並沒設法把北美大陸，更多發見一些。原來她的勇敢的水手，都把他們的精力，消耗在環游世界，探險北冰洋，與西班牙交戰於西印度羣島了。西印度羣島風景秀美；那時西班牙人卻硬宣言說這些島嶼是專屬於他們的。然而別的國家，卻都在這時候，遣派航海家去探考這北大陸了。西班牙因為奄有中美和南美，事情非常之忙，更沒有空兒顧到北美的北方。可是葡萄牙，想到別人多在尋覓較佳的路，到她的丁香羣島去，她更應當第一個把這條路發現出來，於是就派遣了科退累阿爾（Cortereal），在一五〇〇年，取道來到拉布拉達和紐芬蘭。

在發現新大陸的這件大事上，法國和歐洲幾個比他更活潑的敵手比較起來，未免遲了一點。但在一五一五年，法蘭西斯一世（Francis I）登了皇位，他就覺出西班牙國，因有廣大的新屬地，便加增了許多的財富，並在國際間，

獲得了重要的位置。所以在他寫給他的終身仇敵查理五世（他又是西班牙的國王）的信裏，他說他竟沒曾想到『我們的始祖亞當會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國王們，做承繼他而爲地球的主人翁的惟一後嗣。』在十六世紀的前二十五年裏，法國航海家，曾有三到得加拿大的境界裏，可是直到一五三四年，他們方纔第一番大賣力氣，爲法蘭西取得一個新的帝國，而這帝國在她手裏經過了二百餘年。

札克卡退（Jacque Cartier），是個勇敢的布勒通（Breton）水手。他在一五三四年的春天，從布勒塔尼（Brittany）的聖馬羅（St. Malo）起程，立意要往新大陸去爲法國求取新地，加增光榮。他那時，正是年青力壯，家境又好，又極勇敢，所以對於他所要做的這件難事，卻是十分適合的。而在朝廷上，又有個青年貴人，腓立得布利昂沙波特（Philippe de Brion-Chabot），把他的計畫，上呈法皇，所以他這次出發，又有朝廷的勢力替他作後盾。於是卡退就會同

一百二十個水手，駕駛兩隻小船，橫渡大西洋了。途中風浪不興，甚是舒服，五月十號，就到了紐芬蘭。再由這島的北面航經那條把這島由拉布拉達分開的柏來爾海峽（Belle-Ise Strait），出了海峽，便是聖羅凌斯海灣（Gulf of St. Lawrence）。灣中各島，既已繞過，卡退就駕駛他的小船，沿著新不倫瑞克（New Brunswick）的海岸進行。沿岸風景佳麗，迥異尋常，卡退和舟人泛舟其間，心曠神怡。他們經過許多條河的入海處，但見夾岸楓松森林，直達海濱，又有野花蔓佈，奇卉叢生的青草原，錯落其間。向北航去，他們到得一處山岬，便給取名喚叫加斯佩（Gaspé）。卡退便在這處的岸上，豎立了一個巨大的十字架，有三十英尺高，並在上面釘了一塊鑄有法國的軍器的盾。這個地方，已經是在加拿大那條大河聖羅凌斯河的入口處了，可是卡退並不知道這件事。秋深了，他就定計即日起程回家。他所遇到的印第安人，對於他，是又誠實又友善的，可是他反以不義待他們。起程回國時，反捉了兩個印第安人，帶回法國。

來。

卡退在九月初間到得聖馬羅，備受了國人無限熱烈的歡迎。冒險的，好奇的，貪財的，熱心宗教的，各種精神，本是十六世紀的特徵，再經此一激，祇激起了全國人民，而一個新的遠征，立刻就預備好了。這一次卡退的從人中，不單祇是布勒通的勇敢的水手，並且還有些屬於法國幾個最大的望族的人員。

這第二次到新世界去的遠征，乃在次年春天出發。大西洋中，風浪甚大，卡退的航行，也不像上次那樣美滿成功。險惡的風浪，把他的三隻小船，吹的和大隊船隻分開了，所以直到入夏已經很久，他們大家，纔得重遇於柏來爾海峽。卡退既離開了這個海峽，就依著北岸進行，在聖羅凌斯節日，發見了一處海灣，就給取名喚做聖羅凌斯灣。聖羅凌斯這名字，後來又用以呼喚這裏的海股全部，那以萬頃的碧波，傾入這個海股的大河，也卽以此爲名。這一次

卡退並不把船尾向著這條大河而他去了。卻祇沿河上溯。他和他的從者，目覩着那些偉大的峭壁，和那條黑暗怖人的支流薩革內（Saguenay），真有說不盡的驚異！在這條河裏，法國人又遇見印第安人，乘著黃樺樹皮造的獨木輕舟，集聚於他們的四圍。丟下薩革內支流以後去探考，卡退祇繼續着上溯這條幹流。他經過了許多植物叢密的島嶼，一直來到一個由他取名叫做巴卡斯的島（Isle of Bacchus）。這島裏滿生著叢密成塊的野葡萄，所以他們給他這個名字。然到現在，卻早已改稱為得奧爾良島（Ile d'Orleans）了。他們立刻被乘坐無聲的獨木舟而來的印第安人圍繞着，可是這些印第安人都很和善，並不加害於他們。卡退的船隻，當日便舫近在這個島邊；後來又從這島上溯，但見不遠，大河卻狹窄起來，流經巉崖峭壁間，形成湓地。塔一般，矗立在這湓地的北邊的，是一塊大崖石，——一個有名的山嘴。在今日皇冠一般，築在石上的，便是那魁北（Quebec）城，而在當日，叢集於崖石上面的，卻祇是

一個土民的村落，叫做斯塔打康納（*Sadacona*）。崖石下環着一帶遲緩的水流，灣灣曲曲的流入大河。這裏印第安人的酋長，洞納康納（*Donnacona*），對於這一隊異鄉到來的客人，極表歡迎，可是在同時，又用種種方法，阻止他們再向上流方面航去。所用的方法，起初不過是勸說和辯論，最後竟說出許多可怕的故事，來恐嚇他們，說：如果冒險上去，這些惡事，也必實現在他們身上。然而卡退聽了，不過付之一笑，仍是堅持着前進的決心的。他把兩條略大的船，留在後面，祇用幾隻較小的船，跟隨他進行。他努力的向這條美麗的河的上游航去，一直來到一處肥美的島境，島中有個森林滿佈着的高山。這山脚下，蔭蔽所在，有個大的印第安村落，名叫瑟拉加（*Hochelaga*），四圍築着高高的木柵，內中含有五十所樹皮蓋頂的長屋。卡退和他的從者到來，又備受印第安人的歡迎；這些印第安人，簡直拿不經見的白人當做一種異人看待，——若不說是神人。有病的人，都帶了來，請白人醫，祇要白人肯用手去撫摩。

他們一下，他們就快樂起來了。卡退又分送他們一些小的禮物，因得從中覓得幾個，引導他上到高山的頂巔。他在山上，可以看到四週境界，但見滿目森林，都起頭在發放秋天的麗色了。他給這個山取名喚叫曼特魯瓦爾（Mount Royal）。這個名字現在已是包括蒙特里奧（Montreal）這個壯麗的鎮址在內，和瑟拉加這個圍有木柵的市鎮，便是蒙特里奧的舊址呀。

冬天快到了，卡退就回到斯塔打康納，在魁北的巖下，建築一個小堡，以待春回。卡退沒有料到這年的冬天，是這樣的冷的，所以當那可怖的風雪下降時，他和他的從者備嘗了異常的痛苦。瘟疫又在他們中間流行起來：在這小小的一隊人裏面，差不多有四分之一，因而致死，而其餘的人，也都軟弱非常。卡退想：如果印第安人知道他們是這樣的軟弱，或者就要來攻擊他們吧。因此，他就吩咐那些病症稍輕的人，個個都要努力呼喊，槌牆擊壁，使印第安人以爲他們仍是很強健的。其實印第安人自己，也都患血枯症，——便是與

法人所患的症候相同，——也沒有力量去從事戰爭呵。後來有一個印第安人告訴卡退一種由長青植物製出的藥品，法人服了，果然不久都得痊愈。冬盡春回，卡退首途回法，卻用武力把那仁厚的酋長洞納康納和四個別的酋長一同帶回，爲的是要他們親身告訴法國人，他們這新奇的國土。而對斯塔打康納的印第安人呢，祇說他們的酋長極其想去望望他所自來的國家，是自願同去的。

卡退於一五三六年的六月，安抵聖馬羅。那年一冬所受的痛苦，已經够了，所以他也彷彿不想重去謁見聖羅凌斯河。加之那幾個被他用侮蔑手段，帶離鄉土的酋長，都已身死異地，而法皇法蘭西斯，於時又把全心全身，沈浸在歐洲的戰爭裏，無暇想到加拿大，更使他一時不便再行。但是和成戰息，他的心，復身轉到克勝新世界的計畫裏，而一個新的遠征，又預備停當。這一次的目的，是要建設一處殖民區，好從那裏起首做工夫，使異教徒皈依天主教。

一個法國的貴族叫做羅伯瓦爾 (De Roberval) 的，被任爲加拿大的省長，而卡退卻被任爲受他約束的軍長。

卡退第三次的加拿大航行，於一五四一年五月首途。跟隨他的，有五隻船，乘着許多熱心的移民，帶着傢具和一切建設殖民區不可少的東西。得羅伯瓦爾應當是立他起程後，隨即起身的。然而卡退已在紐芬蘭等了許久（因爲他們曾約定在這裏聚集），還未見得羅伯瓦爾的蹤影到來。卡退等不住了，便獨自前進。到了斯塔打康納，就對印第安人說，洞納康納已死，可是其餘的幾個酋長，在法國快活的了不得，不願回來。然而他已察覺印第安人雖然外面仍是待他很好，內裏卻已疑心他，懷恨他了，所以就不願冒險在斯塔打康納的舊堡中居住，卻祇溯河再上，來到卡甫魯日 (Cap Rouge) 建築堡壘，預備把這裏做爲永久的殖民區。這年冬天，卻不甚冷，然而冬盡春回，得羅伯瓦爾仍不見到，卡退祇好把全體的移民，仍都裝載上船，預備航回了。到了紐

芬蘭，卻發見得羅伯瓦爾和他的船已在那裏。他們的晚到，剛剛有一年啦。在面子上卡退仍假裝着服從省長的命令，再回聖羅凌斯來，可是到了晚間，他卻悄悄的離開他們，平平安安的航回法國。這次回國之後，他也不再去做冒險的航行了，卻祇安安穩穩，舒舒服服的，把下半世的時光，消磨在他的本國。得羅伯瓦爾在那時候，卻是盡心竭力，要在卡退所選的那個地點，（便是卡退曾爲取名叫沙勒斯布爾魯瓦爾（Charlesbourg Royal）的那處地方），建設一個殖民地。那些移民墾田種植，費了不少的心力，這位省長，治理的手腕，也很穩健，因而一切進行，起初都很順利可觀。然而冬天又到了，他們的糧食，不够支持到次年春暖，因而死了不少的人。好容易盼得這綿長的冬季過盡，得羅伯瓦爾也祇好帶着所餘剩的一切，航回法國，自承他所獲得的，祇是一個悽殘的失敗了。

這事以後，法國忘情於加拿大者，有半世紀。她所忙的，乃是國內的宗教

戰爭，她和新世界僅有的聯絡，也祇藉着比斯開海灣（Bay of Biscay）裏那些勇敢的漁人冒險橫渡大西洋，到紐芬蘭去捕打鯊魚而已。

在這世紀的末葉，英國遣派了漢符理吉爾柏特爵士（Sir Humphrey Gilbert）（便是窩爾忒刺里（Walter Raleigh）爵士的異父兄弟，）率領一隊遠征隊，來到紐芬蘭，建設殖民區。這個殖民區，便是英國所設最老的殖民區。吉爾柏特得了一張特權證，上面賜給他一塊極其闊大的地方，所以他於一五八三年八月，一到這島，便把這島，用女皇伊利薩伯（Queen Elizabeth）的名佔領下來。雖然，這殖民區的初首雖好，至終卻未成功。原故是：移來的殖民，尋求銀子的心，較切於種植五穀的心。冬天已到，糧食又將不繼，他們恐怖起來，便都通着吉爾柏特航回。吉爾柏特的命運真劣，他所乘的，是隊中最小的一隻船，叫做「松鼠」的，祇有十噸的容載量，而一入大西洋，卻又遇見極其可畏的大風浪。船要沈了，可是他終不肯離開，卻祇對他的從人說：『孩子們，振作